

萬水千山等閑



印編會員委軍擁民界

MG

I2478

5



3 1762 0045 3

— 1 —

第四野戰軍原來是東北人民解放軍

他們在嚴寒的東北，進行了三年解放戰爭，殲敵精銳百萬，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了東北全境。

他們不顧疲勞，不待休整，在毛主席的號令與廣大人民的殷切期望下，又以千數百里的長途行軍，兼程前進，乘勝入關，協同華北解放軍，解放了北平、天津、張家口。

在林彪、羅榮桓、譚政三位將軍領導下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第四野戰軍，又得到解放華中南的光榮任務，他們又從平津出發，經千里跋涉，越過黃河，橫渡長江，在二野部隊的密切配合及華南敵後人民解放軍游擊隊的配合下，翻山越嶺，走着泥路，淋着暴雨，忍着飢餓，受着日晒、蚊咬，連續的解放了武漢、長沙、廣州、桂林及華南諸省，徹底消滅了美帝所幻想的這張『猴九王牌』的白崇禧匪軍，把我們的五星國旗插在中國南方的邊界上，除海南島一隅外，全中南區全部解放。

萬水千山只等閒

荒 煤

『六臘不打仗，你們辛苦了。』在解放軍這次南進途中許多居民都這樣說。戰士們在酷熱、山地、急雨中行軍，卓越地表現了人民解放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正是南方的頭伏時節，戰士們揹着幾十斤重的武器和糧食，滿身大汗，濕得好像從水裏走了出來。鄂西一帶村屯，人家分散，部隊常常露宿在大路邊，被細雨一樣的露水淋打着，被成羣的蚊子隔着衣服咬着。可是戰士們太疲乏了，睡得熟極了，連汽車在身邊過，喇叭叫，人喊馬嘶，都不能驚醒他們。

某部經漢宜公路十里鋪時，夜間大雨傾盆，滿天漆黑，一陣閃電才照見了隊伍在深至腳踝的泥濘中前進，人和馬匹被急雨打得睜不開眼睛，身上閃着幽暗的雨光，好像塗了一層黑油。

黑暗中只聽到問：『老闆，往前是不是路？』接着就是一陣泥濘聲，繼續前進了。急雨中有居民喊：『這大雨不能走了！』担戰士們却回答：『不怕雨，老闆。』

我看到那些已經兩天一夜沒有閉過眼睛的司機同志們，還拚睜得大大的眼睛，只穿着一條褲衩，脫光了衣服，費力地駕駛着汽車，在黑夜泥濘中衝向荊山山地。輕病號扶着棍子，年青的宣傳員們背着樂器……無論是誰都只有一個信念：『迅速前進，追殲敵人！』

特別艱苦的是跳越荊山山脈，從小路穿插到敵人心臟去作戰的部隊，這些曾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作過戰的勇士們，現在是在攝氏三十度以上的奇熱的山嶺中進軍。氣候變化無常，忽然是一無遮欄隱蔽的熾熱的太陽，忽然又是打臉發痛的暴風驟雨，山路因為山洪沖刷，年久失修，幾乎找不到路的痕跡。小路蜿蜒在高山峻嶺、懸崖峭壁和彎曲的小河之中。路過一千五百餘公尺高，五十餘度傾

斜的石峪高峯時，前面部隊前進了一天，後衛部隊到第二天上午還沒有上山。有一天下雨了，某團一天只走了十五里地，另一個團走了一夜才走了八里。牲口百分之七十都磨壞了背，走斷了腿，一天要釘兩次掌，戰士們的鞋子都走破了，後方一時接濟不上，就赤着腳前進。砲兵們把砲拆卸，扛着上山。某師賀師長也親自扛着一挺重機槍上山。

隊伍經過回馬坑，當地人民傳說，這裏是三國時關羽敗退麥城後，曾企圖由此通過，但由於道路難走，回馬被俘。這是一條三十五里長的山溝，一道河流貫穿其間，形成了四十八個彎曲，峭壁夾道，一拔千尺，困難無比，渡過這四十八個河曲，順溝前進。一陣雨來，河水即漲至胸前，戰士會浮水的游過河去，然後用裹腿一個一個把人拉過去。前面沒有路了，前衛的部隊就爬上峭崖，用裹腿把戰士吊上去。就是這樣，我先頭部隊以三十小時不休息的強行軍，一天沒有吃飯，越過了一百八十里的山地，按時到達了奔襲地點，立即猛烈投入戰鬥。受到突然襲擊的敵人敗退了，一個俘虜驚惶失措地問道：「你們怎樣來的？」

神勇渡江第三連

。宋維。

搶渡長江突擊隊的任務叫三連搶去了。搶去是搶去了，可是誰說這個任務是好完成的？

對岸有多少敵人？是那一部分？裝備怎麼樣？戰鬥力怎麼樣？都不知道。而且，沿江的船隻連大帶小連破帶爛共有七隻，剛好能裝下突擊連，這樣就算你能夠突過去；可是後續部隊不能跟着過啊！萬一對岸的敵人力火猛、人數多、戰鬥力強，一個連能頂啥啊？

半夜十一點的時候，江面的水嘩嘩響，草裏的虫唧唧叫，連個人喘氣的動靜都聽不到。突然，一聲號令，宜昌東南臨江坪渡口的地方，七艘小船，擺成一線，向南岸嗖嗖前進，一眨眼的工夫就竄到江心，月亮照的白天一樣，就在這時，敵人說「八勾」「八勾」的朝七隻小船開了槍。

七隻小船仍然成一線的嗖嗖前進，快靠岸了，最多還有百米遠，「嘩」的一梭子機槍穿過了船幫，打進了船艙，有的船老板負傷了，有的戰士也負傷了，船失掉了掌握，在急流裏，滴溜溜亂轉，下去不去，走走不了，危險極了。正在這時，三排副吆喝了一聲：「我們是共產黨的部隊，不要忘掉我們是鋼筋鐵骨頭！不要怕！」這一吆喝，大家猛提起了勁，掌舵老板負傷了，戰士去代替，戰士負傷了，咬牙堅持，有槳的用槳划，有槌的用槌划，沒槳沒槌的用手划。不一會，船就像幾把刺刀向岸上刺去。我們的機槍一開火，大家就「撲通」「撲通」跳下水去，向岸山猛撲，頓時，岸上就打的紅光一片，我們向縱深發展，敵人就東逃西竄，各自逃命了。

但是，這時二排的三隻船，在江心叫敵人一封鎖，被急流「刷」的一聲衝了下去，對岸全是直上直下，連個斜坡都沒有，的大山豎在水裏；光禿禿的，連個草根都沒有，錯都沒法拋，你想還能靠岸嗎？大伙眼睜着一座座的山頭從眼前滑過去了。

一直漂了七里多，漂到一座高山角下，大伙啥也不讓他再漂了，前面就是刀山，也要爬上去，誰知就在這時。第一隻船老板，不知怎的，猛的一跳跳下水去，轉眼便不見了，大家正着急，忽的，山角下翻起一個浪花，他又浮出水面，左手拉緊了船繩，右手攀住了石稜，身子緊貼在山上，像一個鐵錨，把小船釘住了，我的老天爺，這下才真解放了，大家「稀立虎隆」從船上跳下岸去。

山直上直下，望不見頂，山上全是棘針。大家用手巾纏住了手，抓着棘針，腳蹬着草根，往上爬。衣服掛碎了，不管它。手刺出了血，咬着牙。爬上半腰，任炎生手抓的草根「咯吱」「咯吱」的斷，腳蹬的草，也「味溜」「味溜」的滑，眼看就要滾下去了，排長拼命抓住樹枝，伸出腿去，把他救出來。整整費了一個鐘頭，才爬上了山頂，向下看了看，我的媽呀！大山半腰凸在外邊，船在山底下都看不見啊！

簡單的整理了一下隊伍，就沿着江沿的高山向敵人方向前進了。跌倒了的，不喘氣的又爬起來，鞋子跑掉了就赤着腳走，小同志徐連學下山跟不上，就不顧生死滾下去。

剛到將軍帽山頭，忽然發現下面一羣人扛着砲往山上爬。大家一看原來是敵人的砲兵連。他媽的，爬了半天山，還沒撈着打打仗過過隱。五班順手扔了幾個手榴彈，敵人就亂七八糟的滾下山了。整整爬了三個鐘頭，大家衝過了十座高山，早晨三點鐘，在荊門山才和連的主力會合了，接着全連就向執笏山發展，不大一會就控制了江南十來里的山頭陣地，敵人雖然組織了好幾次反衝鋒，都被打退了。

戰鬥結束了，後援部隊趕來了，連長看了看錶，整整正午十二點。

(戰士生活)



• 來出救他把 • 腿條一出伸長梯

招寶山上的英雄班

金月

土匪的主力第七軍，在鹽田橋一帶，一下子被我們的天羅地網兜住了。敵人急了，東闖一頭，西闖一頭，想闖出來。

鹽田橋一帶，有一座招寶山，這座山並不大。圍着山頂轉一圈，頂多有五十米遠。但却非常重要，敵人要想跑出來，非繞下這座山不可。

敵人從對面的大山和三個不同方向的山機槍，重機槍和六〇砲不分點的落在山頂上騰騰的了。

在這座山頂上防守的就有我們的一個班。在連的第四

班。敵人在砲火掩護下，開始第一次衝鋒，大家猛打了一陣槍，又一排手榴彈，敵人連滾帶爬的退了回去，半山腰躺下了七個白匪軍。

敵人的砲火又像下雨似的打了過來，緊跟着有三十多個敵人又衝過來了，大家眼睜着敵人越來越近了，剛衝到我們陣地前，我們的機槍手榴彈頓時又響了，敵人的二次衝鋒又失敗了，半山腰躺下了二十多個白匪軍。



敵人還是不肯服勁，第三次的砲火又打來了，這一次比那一次都厲害，山頂上到處響着砲彈，整個的小山被煙火遮蓋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同志犧牲了，有的同志負傷了，但是大家的勇氣却更增加了，共產黨員趙景新同志說：『咱們都是共產黨員，這就是考驗我們的時候！』姜順興同志說：『我決不能忘記黨的立場！堅決守到底！』就在這時，一排多敵人，前排拿着輕機槍，後排端着衝鋒槍，「突突突」的打着衝上來。

趙景新和姜順興放下步槍，剛剛拿起了手榴彈，還沒扔出的時候，誰知，突然從旁邊爬上來一羣敵人，一眨眼的工夫，七八個敵人突然竄到他倆的面前，一個個刺刀對着他們，把他倆團團圍住了，就在這一剎那，這兩個共產黨員，這兩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戰士，同時拉響了四顆炸彈，他們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用敵人想像不到的勇敢和犧牲，最後打退了敵人的第三次衝鋒。擋住了敵人的去路。

（戰士生活）

兩個挑担子的是誰？

太陽像個火球烤着人，汗水把衣服都濕得和雨淋的一樣，隊伍正在路旁邊大休息，吸煙的吸煙，喝水的喝水。小通訊員田峨，向四邊望了一望，發現後面摸摸糊糊走來兩個人，大聲向同志們問了一句：「你們看，那是不是掉隊的？」大家循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端相了半天，才看清是兩個挑担子的同志，一步緊跟着一步，走的真帶勁。同志們好奇的望着，那兩個人風快走到二連同志跟前來了，這功夫，好多同志情不自禁的喊起來：「啊：這不是團長和政委嗎？」大家把眼睛瞪着溜圓，目迎目送的注視着團長和政委。團長和政委一邊滿面笑容看着大家，一邊邁着緊張步子往前走，同志們一陣心酸，激動的喊起口號來：「學習團長，政委的吃苦精神！」「團長、政委是愛兵模範！」接着就是一陣熱烈的掌聲，一直把團長和政委送出老遠，才坐下來休息。

前進號響了，同志們起來準備出發，一面整理行裝，還在滔滔不絕的勞扯着團長和政委的愛兵精神。

「團首長都親自幫助炊事班挑担子，咱們還能掉隊嗎？」

「團長和政委身體不好，這熱天和咱們一樣幹，真是叫人沒話說！」

三排有個過去行軍不起勁的戰士劉永昌，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受了感動，行軍一開始，他從炊事員李良鵬手裏一把奪過來油担子，放在自己肩膀上，走在最前頭，同志們奇怪的問他，他理直氣壯的說：「還有甚麼奇怪？！向團長、政委學習嘛！」

團長和政委的愛兵行動，給大家同志腿上加上了兩匹馬力。

鐵人

劉德源

十七歲的戰士張振國，生來身子就不健壯，每次行軍時，全班的同志都來幫助他扛槍揹背包，但一遇到戰鬥，他那股勁兒也不知從那裏出來了，又勇敢，又能幹，從來也沒落過後；所以班裏都稱他是戰鬥中的小老虎。

湖南追剿白匪的戰役中，從開始戰鬥，他兩隻腳的鞋子就被稻田的泥水拔掉了，敵人槍打來的很急烈，他更顧不得去從泥中把鞋子取出來，就猛從一片泥濘的稻田穿過，向山上的敵人撲去；他兩隻光溜溜的腳，踏着山坡間像刀刃似的碎石塊和叢叢帶刺的草上，但卻看不出來他腳下那種刺痛的样子。在他身後的陳一龍喊他：『張振國：看你腳上被扎得那麼多的口子，還赤着腳跑呵？我這裏還有一雙鞋子，你快穿上吧！』這時張振國還像沒事似的，回頭向陳一龍說：『老陳：不要緊，就是刀山我也要上啊！』說完後他跑得更快了，在敵人火力網下，連翻了四座高山，又從一條水浮腰深的河上渡過，河水浸入到他腳上被劃破的傷口，這時他才覺得有些痛癢，低頭看看鮮紅的血，染紅了兩隻腳，腳下一個半寸深的大破口，灌滿了小石塊和泥土；在張振國看來這些東西——是給腳上繃補了這個傷口。他抬起頭看看全班同志都向面前的另一座高山衝去，這時他忘記了自己兩隻再也不能走下去的腳；又邁開了步子向前衝去了。剛接近大山時，在敵人嚴密火力封鎖下，不幸他的左腿被敵人一顆子彈穿透，頓時覺得像什麼東西咬了一下，但由於他那激奮的心，絲毫沒感受到自己負了傷，還是跳躍着向前衝去。全班同志看他動作的那樣勇敢，誰也不相信他是掛了花，等他第一個先佔了山上陣地，敵人逃跑了，他又尾隨着敵人追下山去，直到追過一條小河；由於他那迅速勇敢猛追的動作，敵人被嚇倒了，一個班在稻田地上向他繳槍。

戰鬥結束後，排長看見他褲角上印出血來，便問他：「張振國你掛花啦？」他還不忙的提起褲子，看到腿肚上一個不大的槍眼，又感覺裏面骨節有些痛，血還不住向外流着，不由的引起他一股刺心的痛，使他再也站不住了，就坐倒在原地上；戰鬥組長王才走來說：「張振國你是個鐵人嗎？赤着腳追擊了十多里山地，負傷後你又跑了三里多，你怎麼不知道痛呢？」他聽了戰鬥組長的話，却覺得不以爲奇似的說：「這算了啥！幹革命不吃苦還能勝利嗎？我一看見敵人什麼都忘了。」無論張振國同志怎樣說，這時他却走不動了。

——張振國同志是三九八一營一連六班——

（戰士生活）

各路大軍齊出動

李福臨

且說我們第四野戰軍，有一個兵團經過了一個多月的休整，一個個磨拳擦掌要求出動，於九月十五日便從常德、桃源一線浩浩盪盪殺奔湘西而來。一路上真是勢如破竹，守敵望風而逃，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就解放了城市十一座，這就是報紙上登載的有名的湘西戰役。

說起湘西戰役，真是一段艱苦作戰的故事。湘西也就是湖南的西部，這地區山高嶺陡，河水很多，人煙稀少，又經常下雨，部隊每天不是頂着太陽爬山，就是冒着大雨越嶺。某部偵察連向沅陵奔襲時，冒着暴風驟雨，爬過百年不見人影的大山，山上全是棘針，連放一隻腳的小路都沒有，戰士就用刺刀砍斷荆棘，開闢道路，一夜的工夫，走了一百多里，還參加了三次戰鬥。一、三兩營一天沒吃一個米粒，翻過了五座大山，這山又陡又滑，天又漆黑，走着路來真是：

高一步，低一步，

高低深淺看不見，

山高石滑站不穩，

一不小心跌山澗，

跌的兩眼冒金星，

天又旋來地又轉，

爬插起來看一看，

兩腿摔破一大片。

這一夜，兩個營總共掉下五十多個，但是大家啥也沒說，紮好了傷口，又繼續前進。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大家倒唱起『不怕山高路又遠』的歌子。這一來可是急壞了狐狸精白崇禧：





白崇禧，發了慌，
搖頭幌腦想主張，
別的辦法都沒有，
放火燒燬大橋樑。

白匪一道命令，七、八座大橋頭立着煙滾滾，化爲灰塵了。白匪這一招本來是打算阻擋我軍前進的，其實能頂啥事？我們的工兵冒雨趕到橋邊，用了四個鐘頭的工夫，就把三十多米長的大橋修好。但因當時連日大雨，山上發了大水，又將橋樑沖跑。這時困難就來了，帶來的器材全部用光，公路兩旁又是高山峻嶺，一個村莊也沒有，怎麼辦呢？

工兵同志真英雄，
個個知道任務重，
千軍萬馬難通行，
大橋如若修不好，

大家開了個「孔明會」，
齊心合力要修成。
開罷了「孔明會」，
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沒有問題，白崇禧能破壞，
咱們就能建設。

半夜裏，響叮噠，
沒有木和板，
沒有繩子用，
你砍樹，我栽椿，
上山砍樹樁，
稻草搓成草繩一個樣，
大家的錘子掄的忙。

這時候，天氣很冷，河水又急，大家脣的嘴都凍紫了，但誰也顧不上這一些，仍在急流裏搬運器材，打橋樁，三個鐘頭的工夫，又全部修好。人、馬、砲、車風快的通過，一下子佔領了沅陵城，敵人暫三師三團的團長、副團長吓的屁滾尿流，急忙搖着白旗來投降。這時各個部隊

就接連的解放了辰谿、臨陽等城，最後連白匪空軍基地和駐僞湖南省政府的芷江，也一塊被咱解放了。

其實，這湘西戰役還僅僅是各路大軍的一路呢！便白匪頭痛的還在後邊呢！

英雄十月紅又紅，

西路收復了城市十一座，

東路翻過了五嶺山，

白崇禧，急了眼，

剛剛跑到黃山鋪，

白狐狸，顯原形，

解放軍的同志齊努力，

各路大軍齊出動，

中路解放了衡陽城！

解放大部廣東省，

夾起尾巴往西竄，

四個師的主力全被殲，

再要狡猾也不成，

活捉白匪逞英雄。

（戰士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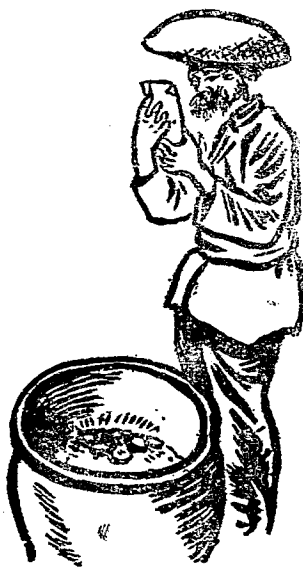
銀洋的故事

田川

蔣白匪軍從湖北公安縣狼狽奔逃時，曾大放謠言，吓唬老百姓說：『解放軍見人就殺！抓住有錢的人就活埋！』

公路邊有個小莊子，小莊子裏有個孟老頭，聽信了謠言，白匪剛剛退走了，他也就急忙跑出莊子去。誰知跑出還沒有半里遠，就聽見後邊槍聲響，這時候孟老頭忽然想起了自己身上還帶着二十五塊銀洋，是準備繳租錢用的，他想：『要是跑不掉，被抓住，當做有錢人活埋了，才冤枉呢！』想着，便急忙的跑回家去，把銀洋全數藏牆角的米缸裏，就跑到水田裏躲起來了。

不多會，解放軍進了村莊，在莊子裏做飯吃，休息了一個多鐘頭，又繼續追擊白匪去了。孟老頭躲在水田裏，看看自家屋頂上烟筒冒着烟，想到米缸裏的銀洋。等到解放軍過完了，就撞撞跌跌的跑回家去，走到牆角，看見地下撒着幾顆米粒子。一下子就從頭涼到腳後跟，急忙搖幌了一下米缸，米缸輕輕的，好像還有什麼東西在嘩啦嘩啦響，孟老頭揭開一看，啊，嚮！明晃晃的一堆銀洋，數了數，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塊。大洋下還壓着一張紙條，識字的人說：那是一張憑票可向政府領取實物，頂繳公糧的五十斤的糧票。（戰士生活）



一百九十比〇

第四野戰軍某部，在宜昌前綫渡江追擊敵人的戰鬥中，該部二營奉命從右翼包圍敵人，切斷敵人退路。九連是走在最前面的一個連，在一天兩夜的急行軍裏，指戰員們僅喝了一點稀飯，翻過許多大小山嶺，天熱、雨淋、露營在潮濕的地方，雖然這樣；但是爲了追上敵人，大家互相鼓勵着：「吃點苦不要緊，追的越快，殲滅的敵人越多。」

副連長李玉恆帶着二排，最先在潘家灣附近追上了狼狽逃竄的殘敵，四班勇猛直插，把敵人的十四兵團司令部迅速切成兩段。副連長了解情況後，便帶着五班機智地順着一條小河，一聲不響衝到潘家灣東南山下的一座孤零零的門房跟前。房子裏的敵人正在忙着開飯，滿屋熱氣騰騰，門外兩個穿黃色軍衣的傢伙，也正端着飯碗，一個勁往嘴裏塞，敵人做夢也想不到解放軍會追的這樣快。當這兩個敵人抬頭一看，發現解放軍已來到面前時，慌張地丟掉飯碗想扔手榴彈，恰在這時，機敏勇敢的五班戰鬥組長張德恩迅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衝到他們面前，大喊一聲：「繳槍留命！」兩個敵人嚇得連忙縮回雙手，轉身跑進屋裏說：「解放軍追到了！」六十多個敵人，都嚇得手腳發軟，高舉兩手一個接一個的出來投降了。二排指戰員憑着他們的勇敢和不畏疲勞的毅力，在連續猛追下，活捉了敵人中校作戰科長以下一百九十名，而二排一個傷亡也沒有。

碗下的紙條

雪曉梅

昨晚行軍下大雨。媽的，路真難走。四喜一夜功夫就跌了幾跤，弄的像個泥人，一肚子氣。天亮一摸，洋磁碗不見了。只有一個碗袋兒吊在皮帶上。四喜更氣了。心裏想：媽的，倒楣事和我作對。隊伍到了王家鋪，吃了飯馬上還追擊潰逃的敵人。吃稀飯時沒碗又不行；指導員允許他去到老鄉家借一個碗，連走了好幾家，看到碗都整整齊齊的擺在那裏，但房中沒有一個人，他又走出來。他想：甯願餓肚子打仗，也不借用家中無人看管的東西。因為這是班裏大家訂的羣衆紀律的第二條，怎麼能違犯呢？當他走到第九家，看到一個老太太躲閃閃，挾着一個包袱正要出門。

「大娘，你家的碗，借一個用一下，吃了飯就送來。」四喜立的正正的說。

「碗？行！行行。」老人提着包袱到屋裏給他拿了一個。

「大娘麻煩你了。用完我馬上給你送來。」四喜說。

「行行行！你用吧！」老婦人點頭說。

四喜回去，同志們都在那裏吃起來了。他急急忙忙就盛了一碗。稀飯從碗沿上冒出來了。又燒又滑。噹噹一聲。碗落在地上，成了三塊。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四喜的臉馬上通紅，低着頭，皺着眉，氣的喘不上氣來。眼淚順着臉流下來了。心裏想：盛那麼多幹啥？你怕沒有飯了嗎？真像一個餓死鬼。自己痛恨着自己。

班長過來說：「四喜呀，我吃饱了，你快吃。」說着便給四喜盛了一碗飯。

四喜低着頭，端着碗也不吃。眼淚滴在稀飯裏。「班長，羣衆紀律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吃不下。」說着伸出端着稀飯的手。

班長說：「四喜，快吃吧！馬上又要前進，以後小心一些。」

集合號響了，大家揩起背包忙着站隊，四喜滿臉汗珠，拿着打破了的碗跑過去了。

老太太鎖在土崖後邊的樹林裏，直打哆嗦，睜着解放軍整齊的，在汽車路上一隊一隊的向南邊去了。

隊伍剛剛走的不見影，老鄉們三個一羣，五個一夥捏着包袱，揩着被子回來了。

老太太邊走邊想：完了！完了？這下家裏的東西可都叫搶走了。急急忙忙跑到家，氣喘呼呼的，一看啥也不少，只是剛才借的碗放在鍋頭上，被打破了。可是下邊壓着一張百元的人民券和一張紙條。她看看票子，看看紙條。看看紙條，又看看票子。不識字，正在着急時，她兒子揩着半袋子米，氣喘喘的回來了。

「快！快！保成。」

「怎麼，媽。東西叫搶光了嗎？」保成急的問。

「不是，不是。一根汗毛也沒丟。你快唸唸這個紙條子。」
保成放下了麻袋說：「什麼媽。」他說着便接過了紙條。

「老媽媽：吃飯 我不小心，把碗給你打啦。全莊老鄉們，受了反動派的欺騙，吓的都跑了，滿莊買不着。馬上又要追擊反動派，你老人家又不在家，給你留下人民券一百元，請收下。這是我們的紀律。解放軍四連三班戰士四喜。」

「什麼？打了一個碗，還賠一百元！」

「嗯，解放軍紀律真嚴明。」

「我看，我看。」老人拿過來紙條，半天不動。眼淚滴在紙條上：「天下有這樣好的軍隊！」

青江河上搶渡船

宋 維

過了長江，部隊就開始追擊，聞名全軍的『四平突擊隊』就直奔宜都方向而來，準備插到蕪家河一帶截斷宜都敵人的退路。誰知走了一天一宿，突然有一條大河，名叫青江河，擋住去路。船隻全被國民黨拉到對岸，對岸就是敵人，部隊沿河走了數十里，也無法通過，最後便決定選擇敵人的薄弱部，組織『搶船奮勇隊』，實行搶船，一連副連長當時就自報奮勇，擔任了搶船奮勇隊的隊長。

這個消息一傳到二連，副連長郭守德急了，二連是有名的『黨軍突擊隊』，到東北後，又是有名的鋼鐵連，每次戰鬥都沒落過後，這次還能充奔種，連忙帶着七、八個自願參加搶船的去見教導員。

任務好容易搶過來了，郭守德就帶着大伙看地形，自己在中間，一邊一個組，腦袋對腦袋，擺了一長流，郭守德說：『順着我的手眼』。大伙從山上往下一看，水嘩嘩的直流，總有百十米深寬，兩旁被山一頂，直翻花，水都是旋水，你說還能不急嗎？重機槍一架好，營長就命令趕快過，對面一打槍，這裏就掩護，郭守德就吆喝大家趕快脫衣服，大伙的衣服都脫了，自己還穿着上衣，每人帶了一個手榴彈，頭兩名還揹了兩支卡賓槍，郭守德插上了卜壳槍，大聲吆喝了聲：『趕快下啊，現在就是立功的時候了！』自己也沒顧的把上身脫下，就『撲通』『撲通』跟着跳下水去。

水冰凉刺骨，頭一名徐朝江剛浮了幾下，水一旋就沒影了，黃文成揹着卡賓槍；外加一顆手榴彈，你想還能得勁嗎？沒浮到當中，也被急流沖走了，大伙一看發了急；發急也得過啊！這是戰鬥任務，還能丟棄嗎？郭守德浮在最前面，剛剛浮到五十米深沒勁了，身上還帶着盡濕的衣服，趕快脫掉吧！

「搞炸彈「咕嚕」沉下水了，一出，一沒，沉了三沉，好不容易脫下了衣服，順水沖了足有五百多米遠，旋水可也過去了，於是連漂帶爬的上了岸，腿也不歸他指揮了，手也不歸他指揮了，渾身就像個醉漢樣。你想想行軍了十來天，吃不上油，吃不上鹽，眼珠子瘦的都掉進坑裏了，身上還能有力嗎？」

逢巧這時來了個「老百姓」，你說是個老百姓，褲衩還鑲着白布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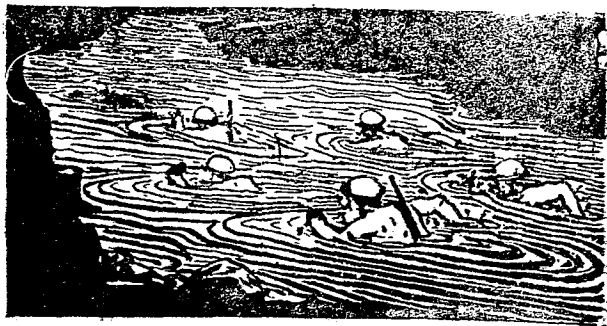
「你是幹什麼的？」郭守德問。

「我們是在這裏活動的！」怎麼在這裏活動的？準是敵人的便衣，這時後邊有兩個戰士也快要上來了。

郭守德靈機一動，忙說：「我是在那邊活動的，被八路軍攔過來的。」這下可矇上了，便衣告訴他：七十九軍只離這裏七八里路，這裏沒啥隊伍，並且表示願意陪着走一段。郭守德心裏覺得就像演劇似的伏在便衣的背上。

揩上了岸，岸上全是竹叉子，便衣一放手，郭守德的腳就被竹叉子刺了個大窟窿，血嘩嘩的直流，這時兩個戰士也跑來了。「副連長，怎麼啦？」你看看，他叫開副連長啊！這場戲就演漏了。回頭一看，便衣已經溜走了。

溜就溜吧！找船要緊！一拐進河叉子，嚇！裏邊唧哇亂叫，五十多隻大船，老婆孩子一大羣，背着包袱的，抗着鋪蓋的，拚



命的跑。

「老闆啊！咱們都是一家人！」郭守德吆喝開了，三吆喝兩吆喝，碰上了個船老闆，老闆一聽是解放軍，也不要命的吆喝開了。咱們越吆喝越遠，可是他這一吆喝船老闆老婆孩子勿勿嚨嚨都回來了。

划船的划船，撐舵的撐舵，不大一會就到了對岸，郭守德跑下船，剛剛傳了聲：「各連趕快跑步上船！」就一頭栽倒地下了，心裏倒明白，人還是那個人，就是全身不歸他指揮了，但對於搶渡的任務是光榮的完成了。

一個雞蛋

孫煒

（戰士生活）

天剛亮，三四個連攻佔了宜昌東南十里左右的一座小山。敵人還在對面山上頑抗。

戰「曾國強」從山腰裏走過的時候，看見一個圓溜溜的東西，仔細一瞧原來是個雞蛋。曾國強思索着：「那里來的蛋呢？哦，這一定是山腰那家老百姓的，國民黨到的地方，真是雞犬不甯，連小雞都不敢在窩裏下蛋。」他立刻把這件事告訴給班長。班長聽了他的報告，心裏想：「這個雞蛋丟在地裏，就白白的爛掉了，一個雞蛋雖然算不了什麼事，可是究竟是老百姓的東西。」想到這裏，他就囑咐曾國強回去把雞蛋拾起來給老百姓。

曾國強走進半山腰的家裏，只有一位老大娘愁眉不展的坐在那裏。老大娘見他進去，有些害怕，但她聽說曾國強是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才算安定下來，她看見他把拾得的雞蛋送回家來，這時她不知說些什麼是好，滿臉笑容的連連叨念着：「解放軍真好，解放軍真好！」接着她指着滿屋子亂七八糟的破爛東西說：「這是昨天晚上那些狗日的……曾國強一看就知道，這是匪軍遺棄的。」……他們在這抓雞吃，你們來了一個雞蛋還給我送來，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老大娘一邊說，一邊把雞蛋往曾國強的手裏塞：可是，曾國強忙著離開了老大娘，回班忙著參加戰鬥去了。

九嶺山

黎陽

剛吃完飯，很多沒有參加九嶺山戰鬥的同志，就把英雄掛的老吳圍住了，大夥要他把這次戰鬥故事講講。老吳也沒有推辭，點起一枝捲烟就講開了。

一、這就是九嶺山

嗨！九嶺山啊，半個山峯插到雲彩裏，上下是四十五里，終年沒有人走一趟，不知多少年的爛樹，亂七八糟擋住了路，有些地方樹葉子也有一尺多厚。草長得也跟人一樣高，山溝裏面的泉水，打在下方的石頭上，冒出一兩丈高的水花。

這天我們的任務是追擊白匪五十八軍，趕到長壽街已是一天多沒有吃飯了，可是敵人順着九嶺跑了，咱們還能繞過它嗎？上級命令咱們繼續追，大家都沒說啥，一口氣就蹣跚到了山跟前。在這裏碰到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鄉，他說：

「這就是九嶺大山，山險得很哪！年把沒有人走一趟，日本鬼子三次打長沙都沒有爬過去，你們路又不熟，天上又起雲了，說不定爬過一嶺，就是一陣大風大雨，山上沒有人煙，我個站腳的地方都難，還是繞路去吧！」

團長把山上的情況說了說。咱們戰士們從進到湖南，到處都看到了紅軍標語，又聽首長們說：這就是彭副總司令在二十九年前，領導紅軍打過游擊的地方，我們今天又回到這裏來了。一定是要發揚紅軍的光榮傳統咧！就不管山高山陡，大家說：「路是我們開的，敵人是我們殲滅的，沒有我們通不過的路。」太陽黏山時候，接受了進攻山上敵人的命令。

二、用刺刀開路前進

我們剛接近山下，右邊山頂的敵人就發現了，一陣槍，一陣手榴彈想把我們壓退，咱們後邊的六〇砲，山砲，就不管什麼地形不地形，向敵人猛轟了一陣。六連二排的尖刀組，從兩個密密的樹林裏往上爬。左邊兩個山堡的匪軍，看我們來勢很猛，就用大力支援右山。這時團長下令說：

「一營的抽個班，拿下左邊的山頭。」

義縣英雄連同時也接到任務，從九嶺的正面推上去，三面的砲火，打得滿山的樹林都發抖，兩邊山上的敵人，挨了我們一陣猛打，死的死，傷的傷，跑的跑，就成了一條單線防守。

義縣連從正面往上攻，在拿第二道嶺時，路已給敵人破壞得上不去了。大家就抓住樹根往上爬，還有用的肩頭當梯子，爬上去的再拉下面的，全部都上去後，展開隊形不說，連敵人在什麼地方都看不見，前邊的同志就用刺刀從密林裏邊砍出一條道路。可是戰鬥任務那能等得這樣慢呢！大家就不顧這些，側着身子硬從樹林裏鑽過，刮破了衣服草帽，許多人的手上臉上都劃出了血，這還不算，打出去的手榴彈還常被樹枝給擋回來。敵人先佔了優勢地形，看到這種情況，就用手榴彈把咱們往下壓，這時團長也着急了，衝了上去掛破了衣服，掛破了手。義縣英雄連這也紅了眼，英雄李宜山說：「我們要保持光榮，發揚義縣戰鬥的光榮傳統，把敵人給打下去。」接着每個同志都氣昂昂的，把戰鬥單位另編組了一下，兩個組從左右包圍上去，一個組用輕火力掩護前進，果然不錯，把敵人壓過了一個山，又壓過一個山。

三、工兵英雄們

前邊的槍聲稀了，一個同志說：「快了！前邊就是下坡了！」誰知道出去十多米，又是個九十度的大陡坡，我回頭一看，咱們走過的長壽街，就像在下面一樣，在早看見的高山，還會都成了一個個的土包包，到這時候，咱們已經四十個鐘頭沒有吃飯喝水，口渴得都快冒煙了，臉上的汗水淌進嘴角裏，也覺得發甜，有的同志渴得受人住便喝了馬尿，吃了草，指揮着隊伍的連長問通訊員小周有水嗎

？小周把電簾捲開來，底朝天給連長看。看到山下水流，可就是拿不上來；這真是水塘裏的月亮，只能看，不能撈起。

後來天也黑了，幾顆星星也給雲彩蓋住了，不兩分鐘後，一陣大風，刮來了暴雨，路滑得站不住，山水像河決了堤，直往下流，山上的同志們，有的只好拉着馬尾巴，抱着馬頭走；有的就扯一把樹葉或青草塞在腳下，誰不整路誰就沒法走過來。工兵排這時也用不上鎬頭，只能砍一些樹枝把最危險的溝壑墊，一個深溝還沒填完，砲兵連的同志從後面傳上來問：「前邊的路修得怎麼樣了，咱們扛來一百來斤的砲身，砲彈等你們啦！」修路的工兵英雄們，滿身是泥水，沒發一點火的告訴後面：「我們看不見，只能借打閃在修，同志們別着急！」一個共產黨員胡建民同志聽着這話，心裏就急了，不管山坡怎麼陡，山溝怎樣深，路怎樣滑，天怎樣看不見，扛起鎬頭就鏟，那曉得倒在路上的樹劃了他的眼睛，腳又踏斷了土滑下山溝，幸好他的手很快的抓住了一棵小樹。這時很多同志爲他捏一把汗，就心的喊着：「老胡呀！小心啦！摔下去就沒有命了！」他爬上來的時候，胸膛就叫樹枝劃了一道口子，但是沒有停下，還照樣的揀黑修路。工兵排指導員向大家提出：「我們要拿出四保臨江的戰鬥精神來！」的口號，一時在隊伍裏就傳開了，大家拉長嗓子說：「同志們，幹呀！」「南下是歷史的行軍，要在艱苦中爲人民立功！」「渡過艱苦才有勝利！」修好一節又一節，上山的人馬，一寸寸的往上爬。

四、在一百米的平場上

大家已是四十六七小沒時吃飯了，在大風大雨，打雷閃電的晚上，稀泥一尺多深，很多同志的鞋爛了，赤着腳在石頭磚瓦塊上走，劃破了腳，摔掉了茶缸、草帽。跌下去爬起來，不知有多少同志，實在走不動了，同志們就說：「拉着我的皮帶，慢慢走。」二里多路爬了三個鐘頭，好不容易到了一個一百來米的平場。師指揮部這時也上來了，在喘不過氣的大雨中，坐也不能坐，每個人拄着棍子開了

會。根據地形和敵情，派出了一個營去完成追擊任務，剩下的就在二三十里的山嶺山上宿營，師首長在這稀泥沼裏坐下休息。團長跟大家一樣也沒有進一粒米，嚼着生米說：『新米還發甜呢！』有些同志，四個人扯開了雨布，有的翻過了草笠、帽子接雨清水喝；戰喜林用茶缸子，在青草上樹葉上刮着水珠。

又行軍又打仗，快兩天半的時間了，大家却是很乏，也不管是泥是水，就都坐下來休息。山又高，雨又大，深夜裏，風吹着濕衣服，冷得縮成一團。沒有辦法，一班一班的只有背靠背的擠着等到天亮。

我一個睡醒來的時候，滿山上都燒起了火堆。在雲霧裏邊看這火，就像看天上的星星一樣。真像是封神榜上的騰雲架霧一樣。咱們全師的同志都在等着勝利消息。這個時候，大伙才把水泡漲的生米嚼了一把，用雨水洗了洗臉。有些同志在山頂上看到四面的莊稼，就唱起歌來：

我們是人民的戰士，

我不怕任何艱難，

爲了祖國的解放，

我們戰鬥呀！戰鬥！

要勇敢的爲祖國解放戰鬥！

天大亮了，前面傳來了勝利消息，二營已經把敵人全部趕下了山，大伙的情緒更是高漲的向着南方前進！

82

31430 V

2

SKBC
MG
1247.8
5